

老子 輻注

下篇

白仁海
2218
2 止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仁信
2218
卷之二

道德經輻注下篇

伊藤明文卿 較

草而日本葛質休文述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公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
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無欲。無
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上無爲而無不爲者。六十三章所云。圖難於其易爲。
大於其細也。上章柔弱二字。亦無爲之事也。勝剛
勝強。無不爲之事也。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者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所謂吾以觀其

下篇

復者也。此章舊在上篇末。以上德不德爲首章。蓋出於分道經德經之見。道德經每每先叙道。次叙德。今移在下篇首。文理更分明。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二語作一層。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二語作一層。補寫第一層。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上仁上義上禮三語作一層。補寫下德也。獨寫上仁上義上禮。不及下仁下義下禮者。不言可推也。但上仁爲之而無以爲。雖在下德之列。或可以廁在上德之末。爲之者既。有下德之形。無以爲者。尚有上德之意。可見上仁在中間。爲上下德關捩。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一節爲上文五者明寫序班。一番無以爲者。無可據以爲也。

下篇

論語叔孫武叔非仲尼曰無以爲言無可據以非也孟子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聲音笑貌其所據以也七十五章云夫唯無以生爲者言無據求生之心以至食稅之多也莫無聲也與無字異禮尚往來我爲之而彼無應聲將攘臂相責仍六十九章作仍云仍無敵詩常武云數敦淮濱仍執醜虜楚辭悲田風隨飄風之所仍又云觀炎氣之相仍兮前識與前志同前訓也謂書籍也易傳象云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晉語云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前識於上文無所頂隨筆陪寫一句蓋讀書

知道也此一語分明寫出智字夫然後道德仁義禮智備矣

右第十節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公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蹶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公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廢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公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昔軌肉也久存之物也。天地神谷萬物公王皆引久存之物證之。昔之與古異義不可不辨也。一者道生「一」之一數之始也。物之微也位之賤也。天之致清地之致寧。神之致靈。谷之致盈。萬物之致生。公王之致貴高。皆以「一」爲本。天無得「一」以清。將至崩裂。地無得「一」以寧。將至掘發。神谷萬物亦如之。昔公王自稱孤寡不穀者。自處微賤也。將存其貴高也。致數車無車。與其致「一」也。相映車字爲輿輪。總名固也。老子之意蓋獨就輪言之。三十輻共一轂。乃是也。昔之得「一」者。天地神谷萬物公王爲三。

十輻其本則一轂也。未有一以前爲無車所謂道也。如夫以琭琭爲玉。以落落爲石。辨貴賤別美醜。賤彼民庶。貴此公王者。後來小人之見也。非昔之公王自稱孤寡不穀之意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身在貴高而稱孤寡不穀可謂反矣。二十章云遠曰反。舍丁壯富強而稱孤寡不穀可謂弱矣。七八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聖人知道之動與道之用也。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者一也。而有生於無。

無者道也。以萬物較之，有有爲貴。以「有」較之，無無爲貴。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者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龜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聞道而勤行之者，眼前有物。其立卓爾，顏淵之從孔子是也。所謂湛兮似若存者也。上士能知萬物。

生於有，有生於無也。聞道若存若亡，其人在半信半疑間也。聞道大笑之，全然不信。莊子所云蜩與鶯鳩是也。明道若昧，以下至大象無形，共九句。蓋建言者語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老子補襯上九句，夷道若類，類絲節也。粗絲也。淮南子明月之珠不無類，亦謂珠粗質也。

右第十二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未有陰陽是爲中氣。中氣爲一。陰陽已分。是爲二。
陰陽之間有和氣。是爲三。和發自中氣。故云中氣
以爲和。禮記郊特云。陰陽和而萬物得。淮南子天文
訓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爲陰陽。陰陽合和而
萬物生。故曰一生。二生。三生。萬物公王。陽也。
孤寡不穀。陰也。身位陽而陰爲稱。所謂中氣以爲
和者。或損之而益之。接上王公稱孤寡不穀。或
益之而損之。起下強梁者不得其死。人之所教
與人之所惡。作章法。人之所惡。王公以爲稱。是與

世人異處。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是與世人同處。強
梁者不得其死。一語。世人所教之語。老子亦以爲
教父。蓋母能食子。而不能教父。則能教子者也。禮
記仲尼。燕居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
也。遙遙與二十章貴食母相映射。中氣中字舊作
冲。今改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
及之。

淮南子原道云。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

訓老子輔注

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淮南子以爲說水真得之矣。七十八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全爲此章丁釋至柔之水可以馳騁至堅，非無爲之益乎？王公自稱孤寡不穀，而教已具焉，非不言之教乎？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多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得與亡孰病一句，收束上二句，猶言得身與亡身

孰病也？愛名無止，藏貨無厭。將以身殉名與貨矣。王公稱孤寡不穀，可謂知足矣。可謂知止矣。名王公尊號也，貨萬乘千乘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壘，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大成若缺，大盈若壘。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皆爲中和。躁勝寒，靜勝熱。六字亦爲中和分量。躁勝靜者，究至寒。靜勝躁者，終至熱。躁在五行爲火，靜在五行爲水。清靜二字亦爲水也。清可以鑑須髮也。靜可以取準正也。斯可以爲天下正也。正

字於文爲一止得一之。一知止之止相合爲正宗。莊子云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亦止上添一成。正宗可見前數章皆演說王公得一以爲天下正。一語。

右第十三節。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天下有道者天下有王公善導者也。却走馬以糞。知足也。寫靜字。景象戎馬生於郊。不知足也。欲得也。寫躁字。景象月令云可以糞田疇。淮南子繆稱云。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罪。莫大於可欲。爲被伐者寫一句。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二句爲伐者寫上句。寫平生意思。下句寫起兵。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章寫知足之足常足。不行而知一句。貼不出戶

知天下不見而名一句貼不窺謙見天道不爲而成補上二句天道日月星辰運行陰陽四時代謝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日益接上章其出彌遠爲下句反觀相形損之又損四字補觀日損二字與第一章玄之又玄作章法無爲而無不爲三十七章中語此再提其功至取天下謂之無不爲而其德以無事謂之無

爲取天下自取也較之托天下寄天下低一格

右第十四節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憀憀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虛其心故無常心一姓一心百姓百殊聖人兼愛之古者同德者同姓晉語云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而爲十二姓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第二章云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已聖人無分別心。民之善不善，皆以爲善，而善不善咸服。民之信不信，皆以爲信，而信不信咸服。聖人在天，不其猶江海乎？而百姓爲川谷，或清或濁，江海兼受之。或善或不善，聖人兼受之。渾其心，注其耳目。渾字注字，皆从水寫。聖人爲江海，百姓爲川谷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地曰生，入地曰死。車輪之爲形，輻與牙居外分之爲九，轂居其中，是爲一。通計得十矣。嘗試分三十輻爲三停，一停居全輪之三，輪之在地，一停十輻，俯就地者堅強任力，謂之死之徒。二停二十輻，而仰在上者柔弱不費力，其一停十輻在前者，動轉直將就死地，所謂動之死地者也。其一停十輻在後者，方得生處，謂之生之徒。如夫善攝生者，脫然處於生死二徒，動之死地三輩之外，而長久不凶。終古無死地，一轂之位也。聖人之德也。百姓皆注其耳目，非三十輻共一轂乎？孟子嘗學此章語云：舜

之徒跖之徒莊子嘗亦學之云生死之徒死生之君生生之厚七十五章所云求生之厚也求生之過厚遂以至死也攝護持也三十輻護持一轂一轂未曾有死地攝生者當如是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熟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生之者道生一也德畜之者二氣相合而成和也和氣以萬物爲範型人受之則成人形鳥獸草木

受之則成鳥獸草木形斯謂之物形之旣有人鳥獸草木之形而陰陽風雨寒暑煦嘔覆育之其形益長斯謂之勢成之孫子云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勢爲活動形爲靜定譬之君臣道君也德相也物勢百官也物與勢統屬於相矣相者聖人之有玄德者也越語范蠡曰人自生之天形之聖人因而成之生形成三字亦可證其義禮記祭云貴德爲近於道也

天地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其子旣知其

右第十五節

予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母者萬物母也。凡單以天下稱者皆言天下萬物也。得其母得天地之德也。知其子知萬物之理也。言學問也。自德性之學問。自學問復德性所謂復根也。塞其兌。閉其門。不用言辨也。開其兌濟其事。用言辨也。用其光復其明二句。貼見小曰明一句。無遺身殃一句。貼守柔曰強一句。守柔曰強一句。貼終身不勤沒身不殆二句。見小曰明一句。

貼塞其兌。閉其門二句。襲。襲明也。指用其光復其明也。常。指無遺身殃也。是謂襲常。與前章是謂玄德相對。又與後章是謂盜。孝相對。章法秩然。天地有始舊作天下有始。今改之。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劔。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孝非道也哉。

介然有分別貌。施邪施也。孟子施從良人所之。此章所寫大道。卽夷道。若類之道。就履行之道言之。自朝甚除。以下七句。皆寫好徑二字。卽施一字也。

言天使我介然有知見。何舍此大道而從彼邪徑也。

右第十六節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脩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善抱皆爲德之堅固。子孫祭祀亦爲家鄉邦天下之堅固長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之爲言。猶言就一身上而試觀其德之真。就一家上而試觀其德之餘。就一鄉上而試觀其德之長。就一邦上而試觀其德之豐。就天下上而試觀其德之普。也。天下萬物所以生成者。唯以此德也。大學次序自正心至天下平。亦祖述此章者歟。邦字舊作國。普字舊作善。今據韓非子改之。邦豐相叶。下普相叶。

右第十七節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鍼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嗌不嘆。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此章全寫前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者。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是益生也。可不曰祥乎。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皎作。心之精達。於手皎是心使氣也。可不曰強乎。終日號反映。飄風不終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謂之和。號而不嘆。故謂之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回顧五十二章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三句反襯赤子之。

德孟子云。夫志也者氣之帥也。氣者體之充也。孟子所持蓋祖述心使氣曰強一句。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知者不言。指知常知。知者塞兑。閉門。挫銳。解紛。和光同塵。皆寫知者不言之狀。以正治國。殷湯居毫周文居岐之時。以奇用兵。湯武放伐之時。以此者。

以此玄同之德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其政悶悶以下四句連上句爲聖人之語。其政悶悶結無爲。好靜無事。無欲。其政察察。結天下忌諱。法令滋彰。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老子別提筆寫出禍福無極。福中有禍根。禍中有福芽。禍福循環。古今愚人俗民。無復知其極。唯聖人明知之。故其方不至割其廉不至剝其直不至肆其光不至耀。所謂道盡而用之也。所謂復命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亦由此本領。

右第十八節

治人事天莫如審。夫唯審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古者以民神立教。故云治人事天論語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二語。雖寫知亦嗇神。嗇民也。嗇者少費也。早者不晚也。復者復根也。聖人不趨末。及早收復其根。其德日新。戰必克。敵論必益。世一正一奇。愚人俗民莫見其端倪。此非有國之母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回顧五十五章知和曰常。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者謂邦域之內也。自家之分也。蒞天下者。謂諸侯之國也。他人之分也。治大國若烹小鮮。無擾民也。嗇民也。其鬼不神。人鬼不爲崇也。其神不傷人。天神不爲崇也。鬼神不爲崇下禍者。聖人不傷神故也。嗇神也。粢盛必潔。犧牲必備。不傷鬼神之道也。春省耕秋視。收不傷民之道也。聖人以道在民神之間。善不失其和。神不乏其享。民不蒙禍。而民神兩德交歡相歸。聖人亦不傷神。神字舊作人。

今改之

下篇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入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大國量大如江海。天下水流來交接。猶牝之愛牡。大國以下小國。古之人有行之者。湯之事葛。文王之事殷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古之人有行之者。大王之事獯育。勾踐之事吳是也。大國之下小國。其

所以取小國也。故云或下以取。小國之下大國。必須下。而後可爲大國所取。故云或下而取。大國兼畜人。小國事人。顧應五十九章治人事矣。兩者各得其所欲。顧應前章兩者不相傷。大者宜爲下。回抱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欲入事人。各得所欲。聖人至此。口不復擇言。孟子講交隣國之道。全述此章。

右第十九節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

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禮記

仲尼燕居

云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奧室之貴

者立善人爲天子。置善人爲三公。皆所以治不善人也。苟無不善人。則不復煩立天子。置三公。天子一人。三公三人。亦是三十輜一轂。擣予古者餽人必有貴物以先賤物。左傳僖三鄭商人以乘韋。先牛十二襄十九年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王壽夢之鼎。拱璧。映出善人之寶。駟馬乘人。以行有利於

人者。映出不善人之所保。將玉帛車馬者必立而將之。如欲進此道於公王。則不過坐談而已。曲禮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鐸。求以得三字。映寶字。有罪以免四字。映保字。故爲天下貴。與五十六章作章法。美行可以加人。舊無美字。據淮南子道應補之。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爲道事道味道也所謂觀妙者也大小多少卽下文圖難於易爲大於其細也凡人之交報怨以德亦圖難於易爲大於其細聖人報怨以德亦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也輕諾寡信貼味無味三十五章云道之出口淡乎無味難事大事貼事無事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貼爲無爲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

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爲之於未有承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治之於未亂承其脆易破其微易散欲不欲學不學顧前章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衆人之所過每在多欲多學而聖人教之以不欲不學所謂復命也所謂盡而用之也合抱毫末爲大細九層壘土爲高卑千里足下爲遠近自來讀老子者以無爲而無不爲

一語爲神手不救之死。工夫仙佛荒唐之神通力。
誰識此章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此爲字。是無
爲之爲字爲之於未有此爲字。是無不爲之爲字。
古書之難讀如是。古道之難明如是。

右第二十節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
兩者。亦知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此章寫不學。秦始皇焚書。欲以愚民。蓋李斯誤讀。

此一章也。李斯之愚民。強之也。故天下民自危矣。
聖人之愚民。因自然也。故天下民自安矣。此章亦
寫知白守黑爲天下式之意。故曰知楷式。十五章
云深不可識。二十五章云逝曰遠。遠曰反。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
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
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寫不欲。

右第二十一節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天下人皆謂曰。聖人之道雖大矣似類不肖。是賢小人作有恨之語。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是爲聖人作誇獎之語。與下士聞道笑之不足。以爲道同一口氣三寶顧應。善人之寶連用三故字。皆激發之辭。慈宜怯。殊不知能勇却在。

慈儉宜狹。殊不知能廣却在儉。不敢爲天下先。宜不成器長。殊不知能成器長却在不爲天下先。二十八章云。聖人用之則成官長。以戰則勝。大國身分以守則固。小國身分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二句補襯。以守則固一句。以下多寫兵機章。皆寫大國以戰則勝之道。讀下篇至此章。方見寫兵機。慈是仁之實儉。是義之實。不敢爲天下先是禮之實。讀此章。方知仁義禮三者爲國之利器。方知三十八章雁行。叙次仁義禮爲此章伏線。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此章寫元帥之德。乃寫帝王之德也。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是賓。第四句是主。自己處不爭之德。下可。用天下人力。上可配天德。古帝王以之爲其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三十一年云以喪禮處之。三十八章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云莫之應。攘臂扔之。此章遙接

兩章寫兵機。兩章爲病。兵發此章寫用兵發。主者發兵。端客者不得己而應之。非謂兵家所云主客也。此章寫不敢爲天下先。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接前章。用兵有言。莫能知。莫能行。猶言未聞。有能知之者。未聞。有能行之者。也。莫字與無字異義。莫然無聲也。故猶言未聞也。知我者希。希亦微音。亦猶言未聞也。可見與莫字相呼矣。夫唯無知。

者猶言無知之之智也。被褐懷玉，覩莫能知三字，亦映上章，吾寶二字。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淮南子齊俗訓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矣。知下有而字義自明。知字承上章，吾言易知。以

上二章寫儉。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無厭。是以不畏。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十七章云：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此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者也。無狹其所居，安其居，樂其俗也。無厭其所生，甘其食，美其服也。自知，心自知之也。上章所云知不知也，自知自愛，貼懷玉，不自見，不自貴，貼被褐。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反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不敢一句，自有勇字以來，未見如是用之者。

也韓信在淮陰市中出少年跨下非勇於不敢乎向使韓信挺劍疾視少年韓信未足以爲勇矣聖人之於殺非所嗜也聖人之殺伐從天心而後行若天之所未惡而用殺伐則湯武未足以取天下矣天未嘗爭先而萬物咸在下非善勝乎天未嘗言語而萬物咸受其命非善應乎天未嘗召萬物而萬物仰陽望雨非自來乎帶緩爲繩不迫切也天未嘗如人之詢謀切切然而其賞一人罰一人必待厭於衆心而後賞罰非善謀乎天網恢恢雖類疎闊未嘗容一物僥倖天道如是聖人學之天

網恢恢顧勇於不敢疎而不失顧勇於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亂世之民輕死刑罰不足以懼之治世之民自愛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常司殺擇當殺者殺之或病死者或飢死者或寒死者或震死者或溺死者或自縊死者或自刎死者皆天殺之者也聖人先天意而殺未死之人是代天殺人者代天殺人猶代大匠斲木鋸鑿斧斤非平常慣用之器或恐傷

其手指補足上章聖人猶難之以上三章寫慈

右第二十二節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民之饑者輕死輕死者難治公王求生之厚者食稅必多食稅之多者必有爲矣有爲者不足以有生唯無爲者而後可以有生也輕死二字自前章民不畏死一句來此章寫以正治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堅強寫人柔脆枯槁寫萬物草木蓋萬物中最靈者爲人最鈍最暗者爲草木人之下草木之上中間揷萬物謂鳥獸蟲魚也總言之自人至草木謂之萬物分言之爲人物草木除人及草木外謂之萬物兵強則不勝寫人木強則共寫草木强大處下柔弱處上二句補襯木強則共一句不勝二字已說完共一字胡盧提的故補襯二句合拱合抱之材常在下軟枝嫩葉之德常在上此章寫

以奇用兵

下篇

右第二十三節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此章寫治國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亦柔弱之意。見賢者。自以其賢爲賢也。賢字與堅強之堅相呼。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天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此章寫用兵。再提照。四十三章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下之至堅寫柔。先寫人身之柔。又寫草木之柔。其究寫水之柔。而後止。老子主意說一無字。而無不可喻。下而說虛字。虛尚不可喻。故又下而說柔字。水之攻堅強。它物不及。舍水其何以哉。故曰無以易之。七十章云。天下莫能知。天下莫能行。至此章則云。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文章有層次如此。正言若反。和大怨。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

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正言若反。所謂常無欲觀妙者。此四字一句接上起下。在上章則柔之勝。剛弱之勝。受國之垢。受天下之不祥。此四語皆所謂正言若反者也。在此章則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一語爲大吃虧。所謂正言若反者也。此章云和大怨。是怨之既大者。和之以釋。但在六十三章說圖難於其易之事。言制大怨。於小時也。此章云和大怨。是怨之既大者。和之以德。宜至無餘怨而爲善契。有左右左契。所以與右

契。所以取曲禮云獻栗者執右契。韓非子外儲說翟璜操右契而乘。戰國策云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左傳襄十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與伯輿訟。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此似分左右契。與兩人以叙次。其位當時或別。有此用契。皆以左爲下。以右爲上。君子居尚左。用兵尚右。齟齬。此亦未考。老子書中。宜以左爲上。有德司契。卽執契而不責於人者。無德司徹。執契而督責於人者。徹稅法也。急收稅歛。

謂之司微，假貸不責。謂之司契，司契司微，蓋當時官名。唯天下至善之人能和天下大怨而無餘怨。如是之德必受天命。

右第二十四節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章寫小國以守。則固以慈衛之之狀。蓋大國可圖進取。故云以道蕪天下。又云以戰則勝。治小國。

者專以不見可。欲使人心不亂爲主意。故專寫自足之事。孟子說梁惠王齊宣王。專以王者之道。至說滕文公。則以王者基業。專引古公亶父。此章亦隱然寫出古公亶父居邠邑岐之氣象。使民重死。反映七十五章民之輕死。復結繩反映上章左契司契。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孟子云鷄鳴狗吠相聞。達乎四境。又云死徙無出鄉。孟子全學此章語。若有人曰。孟子何嘗讀老子。何嘗學老子。則吾不服矣。上章寫聖人寫善人。則此章治小國者。定是聖人。定是善人。可知也。

右第二十五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信言不美。善者不辨。知者不博。皆常無欲觀妙者。美言不信。辨者不善。博者不知。皆常有欲觀微者。聖人不積一句。上與知者不博。善者不辨等語。平寫。下引起爲人己愈有與人己愈多二語。積者何也。辨也。博也。辨博爲美方知。辨博二句。上襯美字。下引積字。文章連環絡索如此。此章爲老子自贊。

之言猶言曰。世之稱道者必曰仁義禮樂。其言非不美也。非不辨也。非不博也。吾五千言無是事矣。其要不過二句云。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也。讀者以此二句通觀五千言。其無適不然。七十七章寫天之道人之道。天之下人之上。有聖人處中間。上事天下治人。聖人之治人。常學天之道。故以此二語作一書五千言結局。

右第二十六節

經文凡伍阡貳陌貳拾柒言

注文凡壹萬陸阡陌伍拾駟言

孟文人宣萬卷子百五言詩

聖大成詩行廣南方合處詩

古樂三十六體賦

少真始以詩中體於一書。王十吉論曰。
蓋太玄中體，土真天不外人。蓋人之才，人者學天。
而天之才，人之學也。天之才，人之生也。生者，天
其與不變也。道云：久考聖經，未嘗聖人多直指。
不美少非不善也。能不取也。吾五十言，無妄也。

少真詩曰：古之博通於心口，子雲之新學其言。

達嘗受老子於葛，因是先生頗通本末詳畧。去歲
遊於信濃，爲伊藤文卿講授此書。今茲文卿出都。
得見先生，心欲請先生輻注梓傳之。達懶通遂成
其事。先生之解，多出人意表。忽讀之，若可驚。而其
實逐脈搜線，必到義理來。而止久之，人人厭服。
如王弼疑佳兵章之非正爻，傳奕疑常善救人，常
善救物之獨得諸河上公。晁說之益舉之，遂成數
百年疑案。而今釋然於先生一揮。如載載營魄載
字，屬之上章。改佳兵佳字作唯字。改天下谿谿字
作雞字。洗出漢魏以來誤訛。如出生入死章。韓非

子解老子屬憒憒戰國以來莫猜破其謎者先生之於老子豈啻千百年一雙明眼哉有老子以來無此明眼也先生曰老子之言兼三易連山首良良正也老子所謂知止者連山也歸藏首坤所謂復歸其根者歸藏也所謂周行不殆者周易也所謂觀妙者易所謂君子知幾也大學云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是亦觀妙之說也此數言親聞之先生而輻注不說及故附識焉

丙子冬至後三日秩父宮澤達謹記

此書文大字

此書文大字

此書文大字

